

当小羊倌的那些日子

□ 乔福俊

敕勒川地区，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相结合的地方，所以自我记事起，村里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多种多样的，一部分人靠耕种农作物过日子，而另一部分人则以放牧为生，我家依靠纯熟的放羊技能，在耕种之余维持了全家的生计。

在我的中学时代，家里依旧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。父亲为村里放着一百多只羊，报酬是按每只羊给5斤莜面、10斤山药，外加一些钱来计算。只要羊户的羊不遭受损失，一年下来，一家人的衣食便有了着落。

过了二月二，羊倌就得上工了。那

时，春播尚未开始，羊群无精打采地啃食着去年留下的枯草。可一过清明，土默川的青草便开始冒出嫩绿的芽尖，公路两旁的柳树也渐渐吐出花蕾。而最早开花的，当属村东南那棵野杏树。原本枯瘦的枝干上，忽然就冒出了红红的花蕾。几缕春风拂过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干枯的枝头便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。紧接着，东南风裹挟着杏花的芬芳，将整个小村都吹得香了起来。

村里的大羊圈就在我们房后。上午，羊户们会把羊赶进大羊圈。大约十点多，等所有羊户的羊都到齐了，父亲便背

上他的羊包，拿起那把一头带着小铲、一头挽着鞭子的羊铲，打开羊圈的铁栅栏。父亲眼神犀利，只需扫上一眼，就能把所有的羊数得清清楚楚。要是哪个羊户没及时把羊赶来，父亲也能精准地判断出来。我就纳闷了，在我眼里，除了那几只黑头羊和黑耳朵羊，其余的羊都

